

直隸瀘州志

七〇二八〇.八五

135

1110

直隸瀘州志

七〇二八〇.八五

135

1110

嘉慶庚辰新鐫

直隸瀘州志

本衙藏板

敘

自古志地之書志其郡縣戶口山川風俗而已自寰宇記始兼及人物藝文方輿勝覽踵之於是乎郡縣諸志門類滋多古法盡失然康對山之志武功韓五泉之志朝邑寥寥數卷文簡事核先輩稱巨麗焉今之作志者繁稱博引鬪靡誇多不能考証於今烏足傳信於後善乎顏師古有言說地理者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爲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真後之學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蓋自古嘆之矣瀘

直隸瀘州志

卷一敘

志自康熙丙寅己丑先後修輯其時兵燹初靖典籍消磨泊乎乾隆初州牧夏丹來重修己卯志徵文考獻撫採略備嘉慶十六年前牧余梅村奉制軍命續纂新志僅成底稿未及刊行予自丙子歲承乏茲郡披覽其書頗多疎漏少所發明又削去屬邑殊非統隸之義間有論列亦多訛舛不可爲典要爰考諸載籍叅以見聞凡已卯志之缺者補之訛者正之略者詳之繁者刪之爲綱八爲目十有六並取屬邑新志擇其要者隨類附入共成若干萬言旁搜博考殊難盡備然於傳聞失實必

參互考訂期於信今傳後而止雖未能如朝邑武功志之簡核要無愧於郡國志贊之所云略存減益多證前聞者蓋其慎也抑予尤有厚望焉瀘自兩漢以來賢哲間生亦越有明簪纓迭起暨乎我

朝薰陶涵育百有餘年聲名文物宜其邁跡前蹤而人材之生未逮往昔何哉五方雜處好尚不齊也班孟堅曰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轉移化導亦視乎其人耳予雖不敏尚願與士民共期勉之書成用誌作志之意於簡端云

嘉慶二十五年孟夏知瀘州直隸州事秀水沈昭興撰

原序

施廷翰

志之作也上下數千年出入數十史其間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有能發一心之獨斷裁衆論之是非疑獄折於片言成案翻於一旦或刪浮而就實或去訛而存信或獎善而闡幽則以懲以誠以激以勸以脩採於輶軒豈曰小補然而不得其人其疵曰徇曰迂又其甚者曰誕若唐人之史通輕信汲冢狗也宋人之鑑斷若束濕薪迂也明人之藏書專任胸臆誕也聞道路以爲信是僞書以爲奇執一眚

直隸瀘州志

卷一 施序

三

而棄瑾瑜作聰明而亂名教其於世道人心寧有裨益哉余奉

命巡蜀下南蒞瀘數月州刺史滇南夏君出所纂州志以相示余復爲之叅稽而細核焉其綱目各二十有四別戶分門州縣司各自爲起訖朗如也旣而嘆曰是夫不徇不迂不誕者歟夫瀘故有丙寅巳丑志其中記載之不經者強半不滿人意者有汨而沒之者年分里居有舛者其產其俗有陳陳相因者節目有繁者略者體裁有謬者擄摭者湊者披其文轉以生疑

極其弊且以滋毒此豈可信今而傳後哉今是書所纂綱舉而目張條分而義晰辭微而志顯而體裁之謬者則正之擄摭者湊者則別之節目之繁者略者則汰之詳之俗與產之陳陳相因者則擇其要而存之人物之信而有徵者序之其汨沒者不滿人意者不經者則表章之外之削之於是乎犁然而各得遂煥然以維新而要之去取予奪無僭無濫則亦法言所稱實錄也是誠可以脩輶軒之採者也是誠足以激勸而懲誠者也噫居是官而讀是書者爲德爲民

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余故喜而爲之序

乾隆二十四年歲在己卯履端月

原序

史貽謨

江陽爲蜀以東名郡介乎渝戎二州之地其山川盤鬱城郭壯麗與夫人民風土之敦厚而秀傑屹然爲梁益間一重鎮余奉

命校士來蜀蒞瀘者再州刺史滇南夏君以余兩試旣竣出所纂州志問序於余爲之循誦往復二十四部之中井井然別擇精詳具有淵旨非率爾操翰者可到也余惟州郡之有志蓋卽古太史陳民俗之歌謠達諸邦國以昭勸懲之遺意然非有經世之才博物之

學鑑古之識則或捃摭而近於襍沿襲而失之誣欲以傳世行遠烏可得哉夏君之擁轡於瀘五年矣瀘人士涵濡沐浴於治術者固不獨以志重而斯志之徵文考獻闡微抉幽實足以垂爲彞典俾後之官於瀘者得所遵守焉今讀其建復雁塔暨學宮學田諸題詞修廢舉墜推原所自起而歸於不掠美不競名至於敦行勸學則又三復不厭其詳所以脩輶軒採風之助者用意尤極深遠較從前之已丑志及丙寅志搜羅賅洽殆有過之無不及矣余旣嘉其書之成

且以卜異日之傳世行遠足爲留心民事者矜式也
爰不辭而序其卷端

乾隆二十四年歲次己卯清和月

原序

夏詔新

家有譜國有史郡邑有志其義一也瀘自周秦以後
文物聲名雜見於歷朝之紀載特未有以志傳者雖
通志載江陽志江陽譜等書僅存其名而已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署牧王帝臣造覆制軍蔡是謂丙
寅志四十八年州牧張士浩造覆撫軍能是謂己丑
志即今所稱舊志者也丙寅志造於滇氛初靖典籍
消磨之際無怪其擇不精而語不詳至於己丑志則
承平日久搜羅較易矣而依樣葫蘆匪直他書無考

直隸瀘州志

卷一

夏序

七

其於二十一史概乎未之見焉且志本州而不志屬
邑於統隸之義既無當而擗摭屬邑之所有以湊合
本州使人因其所不信而并疑其所信夫又何以爲
志哉予於乾隆丙子春承乏茲土簿書稍暇卽惓惓
以修志爲事而苦於採集之難遲至戊寅初冬今
監憲施公來總其成而後始終條理爲綱二十有四
爲目如其數別戶分門州縣司各爲起訖合之總若
千萬言凡所徵引必明註其所見之書而於史志所
未及者則寧從闕文以著傳信傳疑之義焉是舉也

與予同志共勦厥事者有江安令周君合江令葉君
納谿令沈君鄉宦承趾周君曾出其所爲本州志藁
藝文較增於舊志而其餘多仍厥例然踵事由茲而
始矣年友素書林君向嘗志於斯有宦遊所見輒筆
記而藏之家故富於書予因倚之爲根據而勞以三
年彙以獨手則其子漢栢之功居多例得脩書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歲仲秋月上澣之吉

瀘志底稿序

周其祚

瀘蜀之大郡也自周尹吉甫以文武才翊贊中興功伐爛焉嗣是歷漢唐宋元以及前明天時人事互相推移賢才輩出經緯日新炳炳麟麟原原本本莫不書之州乘以垂無窮自前明有李璿志全天德志皆能統括舊聞脩一州之文獻甲申之變流寇人關典籍遭劫灰之運二志烟飛燼滅蕩然無存

本朝康熙年間總制蔡公請修蜀省通志有司徵籍於瀘當是時流移初復故家無慙遺之老編戶鮮購藏

直隸瀘州志

卷一

周序

九

之書署瀘牧三韓王公不得已搜羅殘闕據所見聞作丙寅志以應命及康熙己丑巡撫能公再修省志復徵瀘籍郡守涇陽張公據丙寅志纂輯以呈夫志之亡不亡於失傳之日而亡於復修之時假使瀘曠數十年無志有志之士知一州之文獻決不容泯滅則旁搜遠紹必有起而任其責者前志猶有復續之理惟夫前者限於時勢而取具於應給後者因其簡陋而永奉爲典章斯瀘志乃真亡矣夫以修瀘志者亡瀘志豈王張二公之心哉彼其於後起之修明以

成就其志者固急相待也後之人不求其全備者以爲增益而但襲舊本以爲信從則李全二志因王張二公之復修而永即於銷亡二公之心不其滋戚矣乎且李全二公之志原非一失傳而遂無可考者其所著述於從前經史傳記必有所本則其源可溯且行世亦久爲通人所援引稱述見於文藝者殊非一端則其流可稽然則瀘志之亡瀘州自失其統會耳而其散見於天下固未忘也以一州之存而存天下之亡則不足以天下之存而存一州之亡則有餘誠

發名山石室之藏交博聞強識之士與之遠討遐搜深思明辨則披沙見金集腋成裘吾知其必有合也祚有志於斯久矣顧以其任繁且重不敢輕爲肩承然而時往來於心自丁酉領鄉薦計偕上京所過通邑大都晉接當時名流必訪瀘之遺事有得則書而藏之及蒙

皇恩簡任綰符休寧當江左上游爲文人之藪其名公鉅

卿與故舊大家購藏歷朝書籍又甚備

祚

於政事之

暇訪問搜求瀘事漸有條貫又以王張二公所修之

志互相勘合存其有據削其無徵雖不能起李與全
二公而問之而大致盡於此矣然猶不敢自專又就
正於其縉紳先生學士文人之博雅者參互考訂正
其綱維分其節目明其體要約其指歸凡所序述論
斷必原於經術合於時宜俾爲政於茲者咸有所取
則以庇覆瀘民此一得之愚用自慰也若夫前有傳
後有述億萬斯年可垂不朽必俟
賢公祖父母與博雅諸君子更正而釐定之祚則何
敢自以爲是也

直隸瀘州志

總裁

四川分巡永寧道章凱號秋濤順天宛平縣監生

總纂

四川直隸瀘州知州沈昭興號硯怡浙江秀水縣附生

總校定

直隸瀘州州判汪應鏞號岫雲安徽歙縣副榜

分纂

嘉慶戊辰恩科舉人分發福建候補知縣余觀和號樂齋州人

直隸瀘州志卷一 姓氏

道光己丑科進士江蘇即用縣王元本號立齋

分校

直隸瀘州學正華鳴昌號梧臯富順縣舉人

直隸瀘州訓導熊德葵號州優貢

直隸瀘州吏目吳鈺順天宛平縣廩貢生

督梓

直隸瀘州嘉明鎮巡檢胡鐘號醒晨直隸大興人

瀘州直隸州志

凡例

一舊省志原無綱領條目繁多已郊志倣之容有未盡當者今依新省志所分綱領約爲八門而以條目十六附之其有應附於條目中者卽隨類編入不復另列

一各屬郡縣志分門別類冠以小序陳陳相因閱之令人生厭惟已郊志出於林漢柏之手簡明切當較爲足觀今於目錄後倣武功志體例總八綱領

直隸瀘州志

卷一

凡例

一

次序而條目則刪去其八存十有六仍分冠以原志小序云

一已郊志有當刪者如星野寥寥數言本不必列爲一門祀典之樂章祝文亦屬通行典禮無容列載水利則瀘屬山高水下隨地作塘小資灌溉非都江離堆可比至八景一條約計蜀中州縣諸志不下千餘歌咏疊陳金沙並見寃之荒唐附會於志乘毫無關係今以星野納入沿革樂章祝文一概刪之八景則刪之而存其名於外紀水利一條則

直畧之

一已郊志有當改者如山川古蹟人物祀典風俗物產諸條駁正舊志者固不少然亦有仍訛踵謬者如以沅水河爲思晏江龍溪爲悅江分安樂之溪爲二溪相傳武侯征蠻遺跡先孝女爲元孝女之類茲博考諸書詳爲辨正有過爲區別者如武功一項不過言歷代用兵於瀘之事原非綱目可比乃自宋及明皆載其中獨以元代別載外紀未免體例有乖今仍改入挨次類叙更上採蜀漢及五代以下而更其名曰武事若藩封之改列職官坊表之改附人物驛遞之改入兵防要亦各從其類也

直隸瀘州志

卷一

凡例

二

一已郊志有當補者如職官選舉人物外紀數條舊志過於荒略已知修採力爲蒐輯亦云勤矣然各條尚多遺漏至諸小傳過於簡畧茲考之書史記集廣加搜羅皆爲補入又舊志職官與人物之忠義合祠亦依新省志分載其名氏有見於此而復出於彼者不免眉目混淆今從其重者列之不復